

夜读偶记

意蕴深长的人生况味
读《身外之物》有感

| 赵健雄 文 |

人生在世,无非主动与被动地处理和适应“身”和“物”的关系。前者乃自我,包括了灵与肉两个方面,后者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吧,至于其到底是实在或虚无,历来有各种说法,姑且不去讲它。

张明辉新著《身外之物》是一本诗集,显然无心专门讨论哲学问题,我却从中读出不少意蕴深长的人生况味。

说到身外之物这个词,通常透出的是言者某种淡泊与清高,其实活着,衣食住行之外,只要有可能,名誉、地位、权力与金钱等等俗世之存在,谁能完全不在乎?

而诗人大抵是一种多欲的动物,所以这个书名难免让我觉得有些意外,但作者并非故作姿态,他心怀敬畏,用一种近于珍惜的态度,来对待身外的一切乃其世界观的真实流露。

或许只有从这个角度,才能读出作者笔下的真意。随便举一首《灵峰山谷》诗为例:

在灵峰山谷,云涌了进来
这华丽的云啊,随着微风流动
我该如何用词语形容
这清寂之地,燕子上下翻飞
一团黑色的闪电,瞬间捕获了我
我涉足的山林、溪涧和古道
有鸡鸣犬吠、飞禽走兽
在铺陈鲜花的林荫
我的衣襟沾满朝露
在油桐花瓣落下的一瞬
我是如此地小心翼翼
生怕踩伤了它
我伏低身姿,遍寻落花
目光随流水远足

所有那些植物、动物乃至山谷与云彩等等事物,在他看来,都像神的赐予,不是可以漫不经心对待的,他伏低身姿,他小心翼翼,知道个人微不足道。

读到这里,你会觉得他给了这个老词新的意义,即人生如寄,能够长存天地间的皆是身外之物。

如此,随遇而安才是活着恰当的姿态,不嚣张,不疯狂。

我从张明辉笔下,品出一种老庄的通达与洒脱。其实中国古代若干最为上乘的诗人,譬如王维,至少一生中大部分作品或者主要作品,都用这么一种态度来对待生活其中的世界,我们称之为隐逸。

隐逸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关系,更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。下面这首《那个晚上》,几乎完全如实地记录他与友人相处的某个时段:

我和杨邪住同一个房间
开完会,在电梯里
伤水说时候还早
不如到你们房间坐坐
杨邪说好啊
伤水说我有好茶叶
是朋友送的天台黄茶
一两多少钱,很金贵

伤水跟杨邪聊天
基本上是伤水在聊
杨邪起了个话题
被伤水给接了回去
不过有时候杨邪也能
借题发挥
我始终是个听众

也不时点头
瞧伤水口沫横飞的样子
我不禁张了张嘴

张明辉的为人处世之道,于此纤毫毕现。在当下纷杂喧嚣的时代,他这种近于超然的姿态几乎达到叫人羡慕的程度。当太多人自觉不自觉陷入越来越卷的风潮,更像旁观者的他,却始终与身外的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。

但身外之世界,很难不受干扰,有时候骂一声就度过去了。也有时候会完全没法无视。怎么办?

张明辉的做法之一,是写诗。但写诗最多也只能缓解内心焦虑,并无济于事。即便出自最为真诚的内心。文字一旦落到纸上,也成了身外之物,除了有限的自我疗愈,几无它能。

摆脱这个困境是难以达至的目标。在一个简单生活就需要耗尽差不多所有精力的社会,无暇他顾也可能是福分。

越来越多的身外之物,正在逼近与进入日常生活,比如AI,它引诱我们交流与合作,慢慢熟悉与交融,乃至再也分不清什么是身外和身内。最终,借由脑机接口达至天人合一。

我无法猜度那时的张明辉会如何写诗,古今中外的心境、意境与各种各样的表达,都已经成为先验的存在,彼此交集、冲撞、受孕与诞生、败坏和毁灭。

彼时,守得住本心,无疑会是天下最难的事。那么,张明辉是有意在作预先规划的超度?

《身外之物》,张明辉 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,定价:58元

经典再读

奇书《奥兰多》说了些啥

| 孙旭诞 文 |

《奥兰多》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·吴尔夫心血来潮写出的一部奇书,那年她45岁。

小说主人公奥兰多惊情四百年,从16世纪起,至1928年小说截稿时还活着,并常年保持三十多岁时的样貌。这是一部作家魂穿寄情式的罗曼史传奇小说,吴尔夫就是奥兰多,奥兰多就是吴尔夫。小说题材新颖、内容奇幻,更涉及当下性别和跨性别这些有争议的热点议题,颇值得一读。

吴尔夫运用全知视角叙事,看似手法有些老套和剧本化,但内在驱使小说往下走的兴奋点,并不在情节的奇谲性上,情绪性写作才是主要推动力。奥兰多或者说吴尔夫对近四百年英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把握与看法,是文本真正的着力点与叙述兴奋点。读者不光能看到颇有意思的男变女后的各种不适情节、上流社会隐秘,还能看到吴尔夫对各世代英国文坛大佬的吐槽。

小说开篇,年轻的英国爵爷奥兰多,作为老迈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,和莫斯科公国公主萨莎坠入爱河,两人商定私奔未果,奥兰多被失恋的痛苦折磨。他睡了七天七夜才醒来,整个人都变了,举止比以往严肃安详。奥兰多开始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,沉湎于看书写作,患上了一种贵族中不常见的文学病。对富贵中人来说,写作其实是一种极端悲惨的事情。只为写成一本小书而成名,在当时通常是下层阶级人士的营生。25岁的奥兰多完成了47个大部头的浪漫传奇作品,感觉自己天生就是个作家,而非贵族。

这种好心情未能维持多久,被一位到访的名作家尼克·格林给戳穿了。尼克·格林对当时的文坛掌故门清,直接嘲讽莎士比

亚、本·琼生的作品都是涂鸦写在洗衣账单背面的急就章式玩意儿;《哈姆莱特》《李尔王》《奥瑟罗》都是这样出版的。当他知晓奥兰多爵爷要按季付他年金,旋即激情面誉奥兰多的作品比那些“玩意儿”优异多了。然而一回到家,这位著名作家就撰写了个小册子,讽刺奥兰多人傻钱多,作品啰唆到了极点。这个批评打击了奥兰多的写作热情,他将自己的作品全烧了,转身又投入往昔热衷的贵族社交生活。他家大宅的三百六十五间房间又挤满了宾客,每晚风花雪月、莺歌燕舞。

为了躲避罗马尼亚女大公的骚扰式追求,奥兰多请求查理王委任他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。在土耳其的生活可以说是奥兰多最成功的入世时期,他受封巴思勋爵和公爵爵位。该国动乱时期,公爵醉酒不醒,又睡了七天,醒来后已变身成为女人。奥兰多搭乘英国船只回故土,航行期间逐渐适应自己的女性身份。她认识到女人和男人行事的区别,女性在行事上往往喜欢先拒绝再让步。与男性相比,女性显得无知贫穷,但这样的世界留给男人去治理,一些欲望都可以抛之脑后,“女人只要能充分享受人类精神所知晓的最崇高的愉悦冥想、隐居、爱情就行了”。

回到故宅,她竭尽全力创作那部似乎永远写不完的《大橡树》。奥兰多相信诗人的言语传得比其他人更远。她穿裙子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人也越来越女性化。静极思动,奥兰多投身伦敦社交界的汪洋大海中。但她终究不再是社交动物,一个被文学荼毒过的人,很难全身心长久融入这种外表光鲜亮丽的生活。才参加社交活动十来次,就对着爱犬自问:“我究竟怎么了?”此时是

1712年6月16日星期二,奥兰多刚从阿灵顿公馆的盛大舞会归来。眼泪夺眶而出。情人她有一大群,而生活呢?于是又转向文学。她认识了瘦削、有着畸形身体的蒲伯,“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蜷伏的甲壳虫,脑门上有块燃烧的黄宝石”。事情似乎又到下一个轮回。奥兰多对这个世代的名作家和文人圈倒了胃口,尽管她仍尊重他们的作品。

进入19世纪,奥兰多还活着,依旧三十多岁青春少妇模样。那些不同时期的同代风流人物早已烟消云散,她活成了一个奇迹。奥兰多天性 with 19 世纪的精神格格不入,被这个新时代击败打垮。每个人都有时代禀性,每个人的精神自有时代性归属,此点穿越人士谨记。书尾,奥兰多和时代妥协,找了个人结婚,生了个男孩。她自认是大自然的新娘。她一直在写,处于非常幸福的状态。她努力观察时代,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限微妙,作家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命运,全部系之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妥善。奥兰多出版的《大橡树》成功了,广受市场好评,已开印第七版,还获了个文学奖,在文坛上声名鹊起。

数百年来,奥兰多骑马或乘六轮马车行走在英伦大地,前后仆从无数。如今,这里只剩她一个人,开着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车道上,车速很快,秋叶萧萧而下。奥兰多用了四百年去追寻人生的意义,得出的结论是:

我若死去,世界不会有任何变化!

《奥兰多》,(英)弗吉尼亚·吴尔夫著,林燕 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,定价:59元

上架新书

东方出版中心 98元
陈嘉明 著
《哲学叙事：中国与西方》



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东西方哲学思想差异与共通之处的著作,它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发展的窗口,揭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探寻道德、真理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多样性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 118元
王蒙 著
《诗词中国》



本书是王蒙解读、鉴赏中华古典诗词的普及读物。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经典诗歌一代代吟诵传承,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情感和认知,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,成了我们的基因。王蒙先生精心选取二百余首经典诗词,纵贯整个中华诗歌史,进行精妙解读。

文汇出版社 79元
「日」吉井忍 著
《格外的活法》



作家吉井忍走入日本的大街小巷,历时七年,采访各行各业的普通人,探访12种主流秩序外的格外人生。作者现居东京,专职写作,著有《东京本屋》《四季便当》等,2023年出版《东京八平米》,获评“豆瓣2023年度外国文学(非小说类)top2”。

西北大学出版社 89元
秦海鹰 校
「法」歇尔·福柯 著,张锦译,《疯癫,语言,文学》



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福柯作品“谱系”中占据的独特位置:它以“疯癫”为线索,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福柯本人智识工作的连续和断裂;并通过福柯这一时期常常谈论的“语言”和“文学”展开。